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十九回 清寧觀道副投師 輪轉司元通閱卷

卻說達摩祖師在清寧觀中，面壁而坐，忽然出定起來，向聖像前叫一聲：「當仁樣子。」乃想起四彈老和尚關門，卻是教他不能完普度之局，當指引四個向道之人。元通和尚推原雖錯，因緣卻也自然湊成。祖師叫畢一聲，只見聖像頂上放大毫光，騰騰如白練虛空。卜垢見到毫光，遂隨光處找道而來，乃是清寧觀內。入得觀來，見祖師跏趺坐於蒲團之上。卜垢稽首師前。祖師便問：「汝自何來？」卜垢答道：「未明來處，止識惺惺。」祖師又問：「汝今何往？」卜垢道：「未知所往，志願皈依。」祖師道：「時日尚早，汝且到廚房，吃常住齋飯去。」卜垢復稽首，求立法名。祖師乃與他起個法名「道副」。卜垢當時三稽首。祖師道：「汝三稽首，乃三皈依也。」道副拜求問道：「弟子止知今皈依我師也。」祖師曰：「佛法僧，汝今從此進步。」道副拜謝，方才到廚房吃齋，晨夕侍奉祖師之側。後有稱揚卜垢皈依正覺五言四句：佛法僧三寶，總是一皈依。

一從何處入，豈南北東西。

按下祖師收了道副大弟子。且說人情本來清靜中和，能知恬澹自守，不汨於私欲，不迷於貪嗔。綱常倫理，是人性份中物，能不虧缺；富貴貧窮，是世間儻來的遇，一任有無。卻也古怪，能盡了本來自然，便成個富貴延年注福，毫髮不爽。有等貪戀私欲，鑿喪本真，使盡心機，希圖富貴，逞剛愎不仁，動暴戾不忿。卻又古怪，冥冥就有地獄，劫劫便入輪回，一人輪回，豈無主宰？這輪回的，比如有這理，就有這事；有這事，就有這事的根由。卻說元通和尚神遊十方法界，天堂地府一任他往來探視。他自指引了卜垢，警戒了卜淨，逍遙雲際，忽然俯觀，見一座大第公廳。老和尚到得面前觀看，只見那大第：

巍巍閭闔，聳聳門楣，鹿角分排八字，螭頭高列兩楹。白茫茫玉砌長階，綠蔭蔭鬆連甬道。東西廊廡，列著許多青衣牙皂；南北坐向，儼然一個赤服郎官。案頭堆集，山樣公文；廳下輪旋，風車物件。

元通進得門來，見了這風車兒物件，心下不識，便大踏步直上廳來。只見赤服主者忙下廳迎接，各相舉手。主者便問：「高僧來自何處？有何事故到我敝廳？」元通和尚答道：「老僧只因未完普度，偶爾神遊到此，見真廳傍列旋轉車輪，從來不識，故此直趨台階，唐突威靈，慚懼惶恐。」主者微笑道：「此世間生人善惡輪轉，高僧未見，難道不知？」元通道：「老僧久識在心，頗知其理，但未見其事，未觀其物。今神遊物接，願明府把風車兒輪轉幾轉，老僧一看。」主者笑道：「高僧久見性明心，寧不知這輪轉一轉，即是世人善善惡惡，一劫死生。比如善心一轉，自下而上，你看那金童玉女，長幡寶蓋，在車輪頂上，這就是三十三天、王侯將相、富貴福壽的境界。比如惡念一轉，自中而下，你看那牛頭馬面，長槍大戟，在車輪底下，就是十八層地獄、疲癯啞啞、貧窮苦惱的行頭。」老和尚聽了主者之言，合掌稱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一至於此。」便問道：「據明府所說，山僧所見，如是凜凜可畏，那世人愚昧的怎得曉？明府卻不明明與他說，乃暗暗的變化，這一件形象兒世人怎知怎見？」主者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高僧，這何必必要我細說！難道世間一個睜著眼，觀盡色相，何等爽心！一個閉著目，不睹光明，何等苦悶！若想生前，寧無來歷？」老和尚聽了，又合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無病無災，便無眼界，猶還是好。有一等饑寒困苦，又有一等遭刑受法，看起來，這分明說白了，叫他回頭一看。再請問明府，可憐世人受此苦惱，可有個解救的方法？」主者道：「有個解救的方法，也只在他自己。我當初自他脫生人道時，便就與了他一個風車兒輪轉樣子隨身，他如是能自家往上轉，莫下轉，自然下的往上，便離了苦惱。若是上的不回頭，把那下的比並一比並，說他也是生來承受，我也是承受生來，他如何這愈趨愈下，我必定要越轉越高，這便是我明明白白與他說了。」老和尚只是合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果然不是暗暗變化，真乃明明說知。只是老僧從東度，見了些善善惡惡之輩，不知可曾輪轉？」主者笑道：「輪轉一日，百千萬億，善惡各有其類。高僧既要知，卻也不在你那東度，一時能有幾件！」乃喚旁邊吏役：「可將那善惡文卷，取過來看。」

老和尚展開來一視，乃合掌念了一聲佛號，道：「世事人心，幽幽曲折，有如此瑣瑣細細關注在此。乃有一善至百千萬善，小善大善的，有一惡至百千萬惡，小惡大惡的。有一善解了百惡的，有一惡壞了千善的。有有心為善的，有無心作惡的。有他人善，在自己的；有自己善，在他人的；有他人惡，在自身的；有自己惡，在他人的。俱無富貴貧賤異等，卻有尊卑大小殊途。」老和尚見了，又念一聲佛，乃去尋那南印度自東行的善惡人文卷。見那紛紛錯錯，四海九州，昆蟲鳥獸也載在上面，哪裡去尋一個舊知故識！便向主者又念了一聲佛號，問道：「老僧閱卷，萬國九州，廣注善惡生人，如何不見一個知識？」主者道：「人有一聲彌陀，改了一劫惡業，不曾往上往下，尚在五行中，未超三界外的。即就高僧這一聲，看來文卷便注著惺惺裡卜淨的根因。只因他父刻薄，生他愚昧，又以一聲佛號度脫原來，雖免惡道，他卻未堅信心，又復障礙。」元通和尚閱得文卷根因，乃乞求與他輪轉個善地，使他完了度脫之局。主者道：「高僧德力，便轉他善地，卻要他堅心修行，莫教怠惰前因。若是舊惡不改，孽障再新，縱是彌陀萬句，怎得上通天界，必定下墮地獄。」老和尚合掌稱謝，說道：「老僧也是神遊奇遇，望明府把這百千萬億大善小善、大惡小惡賜教，何者為大，何者為小，何者一善解得百惡，何者一惡壞了千善，怎的叫做有心無心，怎的叫做他人自己，明分細剖，不獨老僧受教，且利益眾生。」主者笑道：「高僧要知大善，無如綱常倫理、子孝臣忠，小善便是安分守己、濟人利物。能安分守己，何惡不消？不能濟人利物，何善能稱？有心求佛佛也靈，無心之過過即改。種種根因，高僧豈不久識，何須問我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他人自己，老僧卻尚未知，望明府備賜教言。」主者聽了，便往廳上把手一拱，道：「高僧，你明明知識，故意啾啾問我，你豈不知善積兒孫，惡辱宗祖？」說罷，把袖一拂，竟入廳去了。元通和尚心生歡喜，喜的是出家，得證了慧覺；又動哀憐，哀的是愚昧，不種下善根。後有清溪道人發明善惡、輪轉在心五言八句。詩曰：

天堂問何在？在此靈明中。

地獄問何在？在此闇昧中。

靈明與闇昧，俱在轉輪中。

惟有善知識，不墮惡趣中。

話說元通和尚識了風車兒輪轉根因，俱是世間善惡輪回、百千萬劫，他的慈悲心腸，怎得家傳戶喻？叫醒了凡愚，無奈天地遼闊，生人繁多。只這慈心卻復到靈通關上，想起昔日度脫的「四里」因緣。只見賽新園仍居廟內，乃到廟相見。賽新園一見元通老和尚非復昔日，老和尚見新園也不似日前，兩人俱熬過春秋。雖是出家道體，卻也改變了些形容。話敘生平，便入玄論。新園乃問道：「師父你到何處化緣？見了些何方的光景？」元通和尚答道：「老僧實不相瞞，隨師功行已滿，只是願未終消，東行道路光景，料師兄也遊覽過。只是善根惡孽，師兄恐未盡知。」新園道：「地方風景不殊，果是善惡根因，真未盡曉。」老和尚便把輪轉司的話，備細說了一番。剛剛說到卜淨的因果，只見卜淨與本定兩個站立廟廡之下，齊道了一聲：「師父，你修道的陽神安逸快樂，我二人迷昧的陰魄苦惱悽惶，望乞慈仁，指明超脫。」老和尚見了，笑道：「誰教你一個誤入旁門，一個佛心不固。若知修省，還可度；終若不悟，只恐你再墮無明，便沉苦海。」兩個聽了，口應心卻懷疑。頃刻只見陰雲漠漠，黑氣蒙蒙，兩個辭別新園與和尚，道：「生方去也。」臨行，和尚囑他勿忘正念，他恍恍惚惚，化一陣業風而去。

元通和尚微笑了一笑，乃問新園：「四里形跡，尚在何方？」新園道：「這」四里『弟兄輩，無形少跡，到處便安。他卻哪裡顧甚人情物理，只是要陷害生人。師兄若要滿遂化緣，完了師尊的普度，說不得借勞神力，廣尋遠找，莫使他昧了大道，阻了善心。我弟子也要探尋我師真並同門的道友，叫他要知風車兒輪轉惡業，莫昧了大道善根。」老和尚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說罷，條忽陽神起在半空，莊嚴色相。賽新園道：「呀！原來是元通師父顯靈塵世，想是本定師兄脫生人天去也。我在這廟中，徒老歲月，不如再探梵志師弟們下落。」說罷，鎖了廟門，方才要走，只見雲端裡老和尚道：「新園哪裡走！前已一誤，安可再誤？清寧觀

宇，勝似山崗小廟，何不往投正路？」說罷不見。新園一念警省，離了廟門，過了山崗，四下裡找問清寧觀宇。有人指說，國度中有座清寧觀，新園乃飛奔前來。入得觀內，見一僧侍立雲堂之上，蒲團上坐著一個禪師，閉目入定。新園乃向僧稽首，問：「打坐禪師是誰？」僧答道：「吾師入定，汝從何來？」新園道：「小道從靈通關來。」僧問：「到此何事？」新園道：「有舊識僧人指引清寧觀宇，來投正路。僧何法號？」答道：「小僧法名道副，入定禪師乃吾師，道號達摩大師。汝若要投拜，當俟出定。」新園將元通指引四字說出，道副方知是老和尚度來，乃道：「大師出定尚早。元通禪師在靜刹閉關，汝當趨拜。」新園聽了，便往淨刹投來，只見老和尚緊閉關門，他兩廡叩問，只得暫住淨刹，寄食行者。見行者們晨夕課誦如來，新園偶生歡喜，隨行者晨夕焚修。一日，走到清寧觀中，適遇祖師出定，新園上前稽首，備細說出來歷。祖師道：「我豈不知汝來，但你一片塵情未化，不是你入淨刹焚修，把念頭歸正，安可與語？只是吾教無言，汝當自悟。」新園想了一會，雙膝跪地道：「祖師不言，弟子終是不悟。」祖師不言，依舊把壁手彈了四下，道：「汝在這裡清寧了道，吾方納汝。如不能了，終是不納。」說罷，又復入定。新園依舊不悟，苦苦哀求道副度脫。道副卻也不解師言，新園只得暫住觀中，又隨著道副晨夕功課，曉夜思想祖師彈壁四下。忽然想起元通老和尚在廟講到四里「根因，乃發一念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祖師之意，叫我清寧了」四里『因緣，方才收我歸正。想這』四里『弟兄，泛泛萍蹤，何有定跡，何處尋他？怎生勸化？說不得還尋我往日梵師、同門舊友，求他們幫助勸化了他。」乃向祖師前稽首，辭別了道副，出了清寧觀，走得力倦，坐在地下，猛然想道：「向來全仗些幻法飛空，只因要歸正棄了，今到此勞倦，且要找尋舊日師友，只得重理法術。當時在地上練一個天馬行空之法，氣厲青雲，便飛騰直上，來得疾，去得快，不勞剎那之間，便歷山海之內。他抬頭一望，只見個青鸞與白鶴盤桓鬆蔭之下，乃想起昔日乘假鸞誤跌情由，因知本智歸島事跡。乃按落雲頭，下臨鬆嶺，只見白鶴叫了一聲，那洞裡走出一個小道士，新園見他打扮整齊，玄巾道服，真乃神仙中人。聽得那小道士口裡唱幾句道情，新園躲於鬆蔭，聽他唱的哪裡是道情曲兒，原來是仙家道語。他唱道：

養氣忘言字，降心為不為。
動靜知宗祖，無事更尋誰？
真常須應物，應物要不迷。
不迷性自住，性住氣自回。
氣回丹自結，壺中配坎離。
陰陽生返復，普化一聲雷。
白雲朝頂上，甘露灑須彌。
自飲長生酒，逍遙誰得知？
坐聽無弦曲，明通造化機。
都來二十句，端的上天梯。

那小道士唱了念，念了唱，似歌非歌，似曲非曲。總是怡情養性，逍遙在洞口。新園聽了，卻走出鬆林，上前一看，原來那小道士不是別人。乃是那個，下回自曉。